第五十二战 欢欣之刃

与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那些蜻蜓点水不同，这个吻极具侵略性。言澈先是用丰润的嘴唇重重按在他的嘴角上，而后又用舌尖轻轻撬开他的双唇，探寻着内里的温热。时而噬咬着那薄厚中等的柔软唇瓣，时而品尝着他嘴里余下的薄荷香。

在躁动的乐声中，两道呼吸声此消彼长，越发粗重深沉。原本呆呆任由摆布的安容与，此时也终于活过来似的回应着那份炙热。两人忘情深吻着，像是下一秒就会失去对方一般热烈又绵长。

邻桌的钦不语也和男子聊了十几分钟，此时已经是第三次伸长了手揉起了那一头茶色的短发，然而正在缠绵的两人根本看不见他脸上的窘迫。

原本扶着脸颊的双手，不知不觉中已经游离到对方的脖颈上。安容与回抱着他，鼻子里全是那股魂牵梦萦的淡香味。

这一吻不知吻了多久，四行热泪浸湿了两张滚烫的脸庞，直到两人都感觉有些呼吸不畅时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对方的柔软，相视而笑。

安容与眼里全是难以置信，似乎觉得自己在做梦，反复狠狠捏了几下胳膊，又颤抖着双手去摩挲言澈的脸，折腾了两分钟，才哽咽道：“哥，你……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”

言澈帮他擦去了眼泪，再次捧着他的脸，同样哽咽道：“因为我懦弱、自私，让你受苦了。”

安容与愣住了，丝毫不懂他这番话是何意，表情愈发迷茫：“哥，什么……什么意思？”转而又抓住言澈的双肩，可怜兮兮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哥，我……我可以当作你答应我了吗？”

言澈笑着捧住了他的脸颊，轻轻吻了一口他那两片有些红肿的嘴唇，看向他的眼睛里全是浓浓的爱意，“这里不是说事儿的地方。”

安容与脸憋得通红，腾地一下站了起来，抓着言澈的手就要往外走。与此同时，他放在屁股后头的粉色信封，就这样暴露在言澈眼前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言澈眼疾手快，抄起那封信拿在手里观摩。

安容与立刻就去抢夺，言澈见他表情有异又飞快将拿着信的手背到身后，挑眉问道：“情书？哼，可以啊，你小子，高考出来还能收一封情书呢？”

安容与蹙着眉头，抢答道：“不是的，哥，这是……这是我写给你的。”

言澈愣了几秒，接着就去拆那粗糙的信封。随着纸张翻飞，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在鼻尖炸开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看着他小心翼翼拆情书，安容与扭扭捏捏道：“哥，就算没有那个约定，我也想给你写情书的。不过……写的很烂，你还是……别看了吧？”

言澈此时已经打开了那封情书，见原主人呆呆伸出一只手想要收回去，他便用双手拿着，放在自己胸口宝贝了一阵，哼道：“既然是给我的，那就是我的了，别想要回去。”

得到宣判的安容与一屁股坐了下来，埋头捂着脸道：“哥……那你看了……别笑话我。”

无处藏匿的低音炮弥漫在黑暗空间的每一个角落，几米开外的舞池中，高矮胖瘦、各式打扮的男人们在肆意挥霍肉|体与时光，头顶的灯光也像是活了过来，随着人们的节奏发出多端变化的色彩。

好一派灯红酒绿、醉生梦死的景象，真真应了那四个字——暗日行欢。

两人却与这躁动的画面格格不入，像是情窦初开的高中生，脸红害臊。言澈努力看了几行，揉着眼睛道：“这儿看不了，走，回家看。”说着便将情书重新叠好，放进信封后收到了自己包里。

安容与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拉着言澈的手腕，蹙眉道：“哥，你现在……醉了吗？”

言澈笑着示意他去看自己那杯酒，将将喝过一口而已。安容与端起来尝了尝，竟是没有一丝酒味，想来定是那千觞醉了——饮过千觞方能醉，多半是非酒精饮料。

两人将剩下的酒水一饮而尽，小吃在听歌的过程中已经吃的七七八八。收拾好东西后，安容与跃跃欲试，探过手就要去拉住言澈。言澈看着那只战战兢兢的大手好笑，主动将手伸了过去。

在空调强力的吹拂下，两只手同样冰冷。但握在一起后，竟是渐渐烫了起来。在这21度恒温的光怪陆离中，像是点燃星空的太阳一般，热量四处流窜。

十指紧紧相扣，彼此都生怕一松手就会失去对方，在人潮中竭力穿行，也不曾被分开过。那修长指尖传来的温度与跳动，一点一滴都刻进了心里。

与此同时，邻座上的钦不语将自己的一头茶色短发掀翻了天，变成一个乱糟糟的鸡窝。看着叫来做帮手的两人手拉着手、一脸幸福地走了出去，他瞪着双眼、嘴角抽搐、下巴即将落地。

唱歌的男子循着那蓝色的眼波瞧去，皱眉道：“你今晚魂不守舍的。”

钦不语的手抠在沙发上，简直要掏出个洞来，此时依旧心不在焉：“哦，嗯……额，没事，看见我的学生了。”

男子挑了挑眉，又看了看即将消失在拐角的两人，饶有兴致道：“怪不得他俩看起来这么年轻。怎么，你怕他们回去嚼舌头根？”

钦不语咬牙切齿道：“呵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会怕这个？回去非得给他们多布置些作业了。”

男子伸出手，坏笑道：“赏脸跳支舞？”

钦不语挤出一个笑容，指了指自己身上贴身剪裁的西装，说道：“最近发福，再扭一扭就崩开了。我看你跳吧。”

男子颔首微笑，与他再次碰杯喝了一口后，便轻身挤进了舞池。

这边穿过星河长廊的新晋情侣，耳畔的舞曲声渐行渐远，从门口钻出来时，外面的景色依旧不太真实。东倒西歪的男男女女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，与远处冰凉的马路形成强烈对比。

虽然一路上都没有说话，但那两只温热的手，紧紧连着两个脸红心跳的人，任由人潮涌动，都不曾将他们打断。

逆行了十来分钟，终于离开那片灯红酒绿，来到稍显安静的步道。时间已是十一点，周围的住宅区已经变得黑压压一片，然而这座不夜逍遥城才刚刚进入繁忙时段，依旧处于只进不出的状态，路边不断有出租车或私家车放下打扮时尚的男女。

沿着出口走了一小段距离，直到四周变得空荡荡，安容与才鼓起勇气看向言澈，吞吞吐吐道：“哥……我，我们去哪？”

泛黄的街灯照不出两人脸上的颜色，只能看见四只眼睛中的星光闪闪。凭借掌心传来的温度，大概猜到彼此都是同样的心情。

言澈回看过去，脸色一变，说道：“我们把不语丢在那儿了……”

安容与瞪大眼睛，猛地揉了揉头发，摸出手机，点了几下，刚把听筒贴在耳边，就听不见嘟嘟的声音，直接被一阵嘈杂取代，他开口道：“喂……”

“你小子！玩儿我呢？”电话那边几乎是一阵咆哮，“你哥头都快挠秃了！”

重色轻友的少年不好意思道：“哈，改明儿个给你买顶假发。”

“你小子找抽呢？”钦不语似乎从室内走了出来，轰隆隆的嘈杂声越来越小，大概是去了厕所，“话说你俩突然手拉着手去哪儿了？”

安容与昂首笑道：“谈恋爱去了。你那对象咋样？”

“啊，啊……啊？你说什么？”钦不语语气震惊，“你说谈恋爱，是我想的那个吗？”

安容与嗤笑道：“不然呢？你现在出来吗？表还在我这儿。”

“……”钦不语沉吟片刻，“表你先玩着，需要我叫李叔送你们吗？”

安容与答道：“不用了，二哥，有事儿打我电话。”

钦不语不耐烦道：“行了行了，回聊啊。”

掐掉电话，安容与笑着看向言澈，小声说道：“哥，咱们……今天不去网吧了吧？”

言澈颔首答道：“嗯，不去了。要不……去我那儿凑合一晚上？”

“好！”安容与激动地简直要蹦起来，说完便去路边拦了辆出租车，两人钻进后座。

报了目的地后，车上一片沉默。只是上车前分开的那两只手，摸索着又牵在了一起。兴许是不习惯这种安静，言澈问道：“你……有没有想过毕业旅行？”

安容与转过头看着他：“没有……有！我想和你一起去……随便哪里都行。”

言澈拿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行程安排：“路线和景点已经计划好了，现在只差两套车票，你后天方便吗？”

安容与一边接过手机查看目的地，一边掏出自己的手机打算买机票：“哥，我哪天都方便。”

在一番据理力争后，言澈拿回手机，订了后天中午直飞拉萨的机票：“当作你毕业的奖励。”

小小出租车，被甜腻的爱恋填满。言澈仔细讲了一遍长达十天的旅行计划，先去拉萨，然后一路南行，终点站则是他的家乡。

算起来他应该已经整整两年没有回过家，或许是怕睹物思人，也或许是觉得一个人太冷清。只是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带安容与回去，大概是想通了，找到了可以倾诉的人。

深夜路好走，不到半小时，一言不发的司机便将车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教工宿舍楼下。一前一后走在昏暗的楼梯间，安容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紧张——第一次以男朋友的身份进家门，虽然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大人的事情，但表白成功这件事，现在依旧让他觉得很恍惚，很不真实。

房间内的设施没有任何变化，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洗衣液的清香。言澈打开摇头扇，倒了两杯水，问道：“你先洗吗？”

安容与点点头，只见言澈去布衣柜里翻出一件短袖和一条内裤，一边递给他一边说道：“内裤是我前阵子新买的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穿……T恤应该够大。毛巾……凑合用我的吧，牙刷有新的。”

安容与接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，看着他这样认真的表情，忽的喉头一动，喃喃道：“哥，我想吻你。”

言澈先是一愣，然后红着脸小声道：“这种事情……以后不用请示我的。”

浑身燥热的少年郎怔怔走了过去，捧起那张红透了的脸，呆呆看了几秒钟，然后笑着用微张的嘴唇蹭了蹭那红红的鼻尖，和微微隆起的唇珠。如此若即若离了几轮后，他这才狠狠贴了上去，第一次掌握了主动权。

炙热的舌尖抵开那还泛着薄荷味的嘴唇，四目相对中全是满满要溢出的柔情。经验不算丰富的两人，在燃烧欲|望的过程中，柔软的唇瓣磕碰到了牙齿，就算吃痛，也仍然没有松开。

平稳的呼吸变得粗重，甜腻的声音回荡在狭小的房间里。不知道过了几分钟，天花板上竟幽幽飘出来几句属于成人世界的呻|吟与撞击拍打声。

虽然没有这种经验，但好歹也是看过爱情动作片的纯良少年停了下来，一脸见鬼似的问道：“哥，你……你听到没？”

言澈舔了舔发肿的嘴唇，揉了揉自己的头发，说道：“习惯了。这里隔音不好。”

安容与目瞪口呆，随后作认真思考状：“哥，那你晚上不会被吵醒吗？”

言澈去枕头下摸出了一副耳塞，在他面前扬了扬，笑道：“自从凌晨四点被隔壁聊天的大娘吵醒后，我就老老实实去买了耳塞。”

看来这宿舍楼真是龙蛇混杂，三教九流。原本是给青年教师作为过渡住宿的地方，但由于环境太差，薪资待遇尚算不错的老师们自然不乐意在这里受苦。然而房子闲着也是闲着，再加上一直供不应求，不如租了出去，每月收个千八百块的，还能补贴家用。

于是这几栋年久失修的筒子楼，不仅接纳了很多学生情侣，还住了不少在校内工作的大爷大娘们。这也便是大晚上到凌晨间各种各样噪音的来源了。

楼上传来的淫靡之音越发疯狂，直让人担心那床架子会不会直接散了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之前的面红耳赤尚未褪去，此时竟是听得口干舌燥，心血上涌，几乎要受到某种神秘氛围的感召。

五分钟后，随着女子最为凄厉的一声划破夜空，耳边重新安静了下来。言澈又起身去找新买的牙刷，淡定说道：“每次五分钟，不多不少。”

安容与愣住了，没想到言澈也有说这种话题的时候。他想起过年时那几个拥抱亲吻着醒来的早晨，跟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哥，我之前问你的，那是你的初吻吗？”

言澈递上牙刷，挑眉道：“不是。”

安容与眼里闪过一丝难过，问话的声音都弱了几分：“哥……那你……和别人在一起过？”

言澈的眉头挑的更高：“没有。”

安容与继续道：“哥……那是谁？”

言澈笑道：“你。”

安容与心里一紧，想起那年暑假在揽翠山上的偷吻，他不好意思道：“哥……你都知道了？”

言澈双手交叉，靠在墙上，眼里全是玩味：“知道什么了？”

安容与咬咬牙：“那年我们去揽翠山看日出，那天晚上，我以为你睡着了……就亲了你。所以你是不是没睡着？”

言澈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：“我还知道你跑出去哭了半天。”

安容与恨不能找个洞钻进去，垂眸说道：“……啊！哥，你……你早就知道了！”

言澈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脸，说道：“所以我才说对不起。”

安容与哼唧道：“那这是你的初吻咯？”

言澈笑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安容与皱眉道：“……可是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还偷亲过你了。”须臾，他恍然大悟，“哥，难道……”

言澈颔首垂眸，又抬起脸看向他，说道：“之前有一天，我来的时候你趴在桌上睡着了。”

安容与冲过去抱住这个正在坦白的男人，只想知道自己之前究竟错过了多少小心思，如今一切得偿所愿，他不由得将双臂锁得更紧，简直想要将怀中之人揉进骨子里，和自己化为一体，永不分离。

言澈微微咳了几声，似是喘不过气来。安容与猛地放开他，摸着后脑勺，像极了一个犯了错又不知所措的孩子。